

# 一支辽宁古族西迁草原,开启东北游牧史



阜新努欢池遗址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之一

(上接一版)它的核心区在柳河流域,东到辽河,西抵医巫闾山,北达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南至古辽河沼泽边缘。目前发现的遗址不到20处,远少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3000多处。徐韶钢解释,不是当年不繁盛,而很可能是遗址埋得深——辽河平原风沙大,地表很难采集到遗物。像努欢池遗址、代海墓地这些重要发现,多是在修路、建水库时“碰”出来的。

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研究发现,高台山文化并非凭空而来。竖耳筒形罐、袋足甗等器形,透露出山东半岛岳石文化的影响——经由辽东半岛辗转传来。外来的三足陶器与本地传统碰撞,催生出素面鬲、素面甗,成为高台山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 惊人的发现

高台山先民没留下宏伟的城址,他们的房址是半地穴式的,石斧、石铲表明他们已开始种地,陶网坠、石镰、青铜镰则提示渔猎同样重要。农牧渔猎并举,为后来的游牧经济埋下伏笔。

1992年,阜新努欢池遗址的发掘让考古界吃了一惊。工地下,纵横交错的沟渠清晰可辨——干渠、支渠、毛渠层层分叉,交汇处还有分水、泄水设施。这是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之一。考古学家孙守道敏锐地提出,这为稻作北上、

东传朝鲜日本,提供了一条新的传播路径猜想。

另一项让人过目不忘的,是高台山人的墓葬。墓坑一端挖出浅龛,龛里端放一只高领壶,壶上倒扣陶钵——这种葬式在其分布区内高度统一,折射出强大的文化认同。

但徐韶钢在主持阜新代海墓地发掘时,看到了“异类”:有的墓除了浅龛,墓坑底部墓主脚下还有随葬陶器。“这是受西边邻居的影响。”他在纸上画着剖面图,“反过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里,偶尔也能见到高台山文化的影子。”

两种文化隔河相望,既有坚守,也有往来。

## 平原到草原

高台山文化的先民后来去了哪里?很长时间里,这是个谜。

1990年,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大连“环渤海考古”会议上首次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高台山文化发展来的。次年,吉林大学朱永刚教授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陶器是最忠实的见证者。两种文化都用夹砂红褐陶,泥圈套接,素面为主,口沿外叠唇,流行直腹鬲。从高台山到夏家店上层,器物组合一脉相承,演变轨迹清晰可循。

赵宾福进一步推断:大约在西周初年,高台山文化或许迫于某种压

力,整体向西迁移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山地,在那里演变成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又向南扩展到老哈河、教来河流域。

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已被学界普遍认定为东胡的遗存。



高台山出土的陶器

从辽河岸边的半地穴聚落,到草原上纵马驰骋的东胡部族,高台山文化像一把穿越千年的钥匙,打开了东北游牧民族的起源之门。那些朴素的高领陶壶、纵横的水渠、安静陪葬的墓龛,无声诉说着一个族群如何适应自然、在变局中走出自己的路。(辽宁日报)

# 警惕功利化童书“霸榜”

最近,一份2025年度全国少儿图书畅销排行引发关注:跻身前列的图书不少带有“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的成功学色彩,而很多曾经影响一代孩童成长的经典文学和优秀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排到了50名开外。据北京开卷数据统计,近几年功利化童书“霸榜”现象日趋凸显,一些书缺乏人文内涵,刻意制造焦虑,满满商业围猎的味道,还有的高定价、低折扣、无版权、质量低下,在市场上却能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

到底是谁偷走了孩子的阅读选择权?自2020年以来,实体书店的减少和新媒体电商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少年儿童出版“种草”的土壤。据监测,2025年实体店渠道在图书零售市场占比下滑至不足4%,高达九成的图书都是家长线上替孩子买单,孩子的阅读喜好实质上被父母的急功近利替代。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在出版码洋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教辅成为唯一大幅增长的大

类,这背后是孩子课外阅读时间被挤占,自主阅读被边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媒体平台的流量逻辑强化了家长选书的功利导向,那些贩卖焦虑的选题更容易获得流量加持,静水流深的文学读物反而少人问津。平台比价乱象让图书售价屡创新低,再扣除占图书销售额七成以上的短视频投流成本,严重挤压了优质原创内容的市场空间。

事实上,青少年自主的非功利阅读,其意义远超我们想象。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阅读大会曾有一个长期主题:受过良好阅读训练的孩子潜能是无穷的。这里的阅读主要是文学阅读,尤其是虚构类阅读。在一些发达国家,儿童文学门类在少儿阅读中占比达70%。非功利阅读让孩子更富同理心、创造力,优秀儿童文学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带来心灵抚慰和成长力量,让他们的生活中有故事,有诗和远方。近年来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文学阅读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20多年前,作家王蒙就曾在演讲中呼吁,我们的儿童文学,能不能使今天的孩子享受到美好快乐的精神生活?能不能填平课业负担和儿童追求创造、追求快乐、追求游戏的天性之间的这道鸿沟?中国少儿出版自2000年以来,经历20年高速增长,儿童文学一度成长为少儿出版第一大门类,最高占比达43.5%,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比达70%以上,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儿童阅读结构接近。

曾有一段时间,杨红樱校园小说、沈石溪动物小说、曹文轩纯美小说、郑渊洁幻想童话、汤素兰“笨狼”系列等一批原创儿童文学作品风靡校园,把孩子从电视屏幕和网络游戏中争夺过来,让他们亲近母语、亲近阅读,形成蔚为大观的阅读潮流。近5年时间,渠道生态改变等原因导致少儿阅读发生变化,儿童文学市场份额持续下滑,到2025年只占约16%。

面对当下少儿阅读的突出问题,重塑健康阅读生态,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发挥合力。首先,全社会应树立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为要”的观念,有正确的观念才能营造健康的少儿阅读生态。其次,重塑渠道生态,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市场乱象,特别是电商平台质价双低和流量绑架等问题,严厉打击盗版和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让优质原创内容获得应有的市场空间。三是建好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发挥好学校、社区、媒体作用,让少年儿童在精选好书的海洋中自主探索、快乐阅读。四是家长要完成从“检查者”到“同行者”的角色转变,与孩子“共选、共读、共议”图书,赋予孩子充分的自主选书权。只有家长放下焦虑,孩子才能真正体会阅读的愉悦,形成长期阅读习惯,由此培育出来的想象力、共情力和深度思考能力,恰恰是创新创造的根基。

哲学家奥铿曾说:“永恒的生活希望产生于人类纯粹的童心。”当每个孩子都能在书海中自由遨游,当阅读不再被“有用”与“无用”的标尺度量,一个民族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创新活力,未来一代才能拥有真正健康、丰盈、快乐的童年。(人民日报)

# 弘扬传统文化 凝聚奋进力量